

優異獎

豆腐花

林怡瑋

不知道聽誰說過，在香港吃甜品要吃芒果布丁，不過真正懂得吃的人，便會選擇豆腐花。其實這兩種甜品我都愛吃，但假若只可以給我選其中一種的話，我會毫不猶疑地選擇豆腐花。這並不是表示我懂得吃，而是因為我覺得它的外表雖然平凡，顏色也不及芒果布丁漂亮，但它能帶給我的一份親切感，而且會令我想起種種的往事。

記得在我小時候，那時大概唸幼稚園吧！我常常跟媽媽到我家附近的菜市場買菜。菜市場的地面總是又濕又滑，這兒一灘洗過菜心的漬水，那兒幾灘混了魚血和魚鱗的骯水……骯死了。菜市場有很多人，有的買菜，有的擺賣，有的送貨，經常人頭湧湧的。以前菜市場的通風設備不好，加上人多擁擠，空氣實在不流通。而且那時我還小，夾在許多比我高起碼一倍的「大人」中間，更覺侷促。雖然街市又濕又髒人又多，但媽媽怕我一個人待在家會有意外，於是便帶同我去買菜。她怕我走失了，於是把我的手握得很緊。

女孩子都愛乾淨，不過我也喜歡來菜市場，因為這樣一來我就可以去探望我的小動物了，不然牠們會很難過的，我那時是如此想。菜市場裏有一間水族店和寵物店，每次我會嚷著母親帶我去看看那些小鳥、小魚、小龜、小兔……光是看看已經覺得很有趣。另外，更重要的是每次跟母親來菜市場，她總會帶我到那裏的豆腐花店吃一碗豆腐花。

那個豆花店在街市的其中一角。準確點

說，那是一家豆品店，因為那兒不只賣豆腐花，還有豆腐、豆漿、芽菜、豆卜等等。有別於魚檔和肉檔，那些店都是用黃燈泡照明的，而那家豆品店就主要用白光管，使那些豆腐和豆腐花看起來顯得更白。豆腐花店給我的感覺總是整潔的，畢竟那裡只有豆製品出售，決不會有雞毛和血淋淋的動物內臟。不過地板上常常是濕漉漉的，因為那裡經常用水浸著好幾盆芽菜和豆腐，盆子注滿了水，稍稍一碰，水就溢出來了，弄得滿地都是。不過話說回來，那些水看來倒很清澈。在離開舖頭不遠處，有幾張摺檯和膠凳供客人使用，而那裡的地面總是乾的。

每次來吃豆腐花，都是在媽媽差不多買完菜的時候。到底我那時體力有限，跟著她在菜市場東奔西走，很快便累了。此時，母親就會帶我去豆花檔，找個位子叫我坐下，若是在夏天，就會點一碗凍豆花；若是在冬天，就會點一碗熱的。我看著老闆打開那個大木桶的蓋子，一團團熱騰騰的蒸氣升上來，他用一個手掌般大的弧形鋁片，將豆腐花一殼一殼搯到碗裡，再加一湯匙黃糖，就端到桌上給我。之後，母親便會叮囑我：「你乖乖的坐在這兒吃豆腐花，媽媽再去買點東西後便回來接你，不會很久的，記著不要到處走啊！」我點了頭，便看著母親走向人海裡。直至見不到她的身影，我才開始吃我的豆腐花。小時候吃豆花，總會先用小杓將它攪得稀爛，將黃糖和豆花混好，才會開始吃。每一口豆腐花都帶著淡淡的黃豆香味和黃糖獨有的甜味，而且又軟又滑，一下子就滑到喉嚨了。若是吃熱的，就會感到

有一道暖流進到胃裡，再伸延到全身，便不覺得冷了；若是吃凍的，就會滿口清涼，雖然這種感覺在豆花進到肚子之前就給體溫溶化掉，但整個人已變得涼快些，不再悶熱了。

一口一口的，我不知不覺將整碗豆腐花吃完，滿足感在全身流動。對著空空的碗子，我忽然醒起了媽媽還沒有回來。看著鄰桌的人不停地坐下——點菜——吃東西——離去，坐下——點菜——吃東西——離去……我開始感到納悶了。再等一會，依然不見她的蹤影，我著急了。加上看著身旁年紀相若的小朋友，他們的母親都逐一將他們接去，唯獨是我一個依然坐在那裡，我越來越覺得不安，呼吸越來越急促。我當時真想大叫：「媽媽！你快點回來接我吧！」但我又沒有那個勇氣，於是只好在心裡呼喊，希望她能夠和我心靈感應一下吧！那是我看卡通片學的，但似乎不奏效，因為她沒有在我面前立刻出現，這使我很失望。我覺得此時的豆腐花店舖忽然變了童話故事中的糖果屋，整個屋子都是用糖果建成的，好吸引小朋友進去。裡面有一個惡毒的巫婆，表面看上去

很慈祥，還會請小朋友吃甜點，但其實她只是待他們吃飽後，就將他們捆起煮來吃！想到這裡，我就很擔心這會不會是間豆腐花屋……再盯著老闆，看看他會不會有所行動……

「媽媽！快點來救我吧！」我又在心裡呼喊，但仍然不奏效。我的心情跌至谷底，眼前所見都變成灰黑色的。我只想離開這個鬼地方，只想見到媽媽。最後我按捺不住了，正想跑去找她之際，看見漆黑的人群中有一點光，再上前看清一點，那是我的天使來打救我了——我的媽媽。我飛奔上前，摟著她的腿，我對她的掛念就像決堤一般打從心底裡湧出來。「我不是叫你不要到處走嗎？！」她皺起眉頭怪責我，我感到有點委屈，因為我只是很想她嘛，於是我摟得更緊。她蹲下來看見我快要哭出來的樣子，有點後悔地說道：「對不起啦，要你久等了。」我看著她，笑了，且對她說：「下次我們一起吃豆腐花好嗎？」

豆腐花，載著我童年的回憶，甜的。

